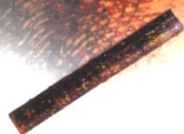


菅俊伟◎主编
[唐]赵蕤 著



反经

【上】

【最新修订图文版】

FANJING

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图
说
反
经

使士於不淨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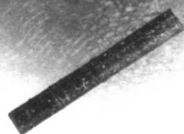
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



中国戏剧出版社

菅俊伟◎主编
[唐]赵蕤 著



反经

（上）

【最新修订图文版】

FANJING

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图
说
反
经

使士於不淨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

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 菅俊伟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6

ISBN 7-104-02435-2

I. 传… II. 菅… III. 古典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IV. I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365 号

书 名: 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主 编: 菅俊伟

责任编辑: 肖楠 王媛媛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42(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822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435-2/I·951

定 价: 48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原序	(3)
----------	-----

卷 一

大体	(6)
任长	(12)
品目	(15)
量才	(22)
知人	(32)
察相	(54)
论士	(81)
政体	(94)



卷 二

君德	(108)
臣行	(159)
德表	(198)
理乱	(208)





卷 三

反经	(217)
是非	(241)
适变	(285)
正论	(308)



卷 四

霸图	(339)
----------	-------

卷 五

七雄略	(429)
-----------	-------



卷 六

三国权	(511)
蜀	(512)
吴	(549)
魏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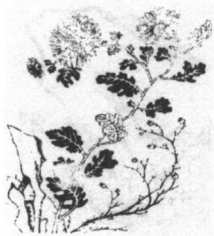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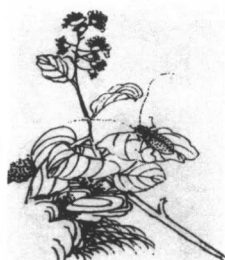


卷 七

惧诚	(605)
时宜	(685)

卷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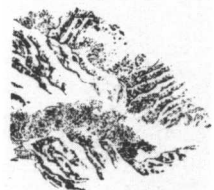
钓情	(701)
诡信	(710)
忠疑	(720)
用无用	(724)
恩生怨	(726)
诡顺	(727)
难必	(738)
运命	(742)
大私	(758)
败功	(760)



卷 九

出军	(764)
练士	(769)
结营	(772)
道德	(774)
禁令	(775)
教战	(779)
天时七	(782)
地形	(787)
水火	(793)
五间	(798)

是依家
出法
烟丁





将体	(806)
料敌	(815)
势略	(821)
攻心	(825)
伐交	(827)
格形	(831)
蛇势	(833)
先胜	(837)
围师	(843)
变通	(847)
刺客	(850)
《四库全书·反经》提要	(856)

上 册





原 序

赵 蕤

匠人與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艺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鹜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回根

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裁诸篇，为沿革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造车子的匠人，担心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匠人，惟恐弓箭不能伤人，没人买他的箭。工匠们难道是喜爱买他车的福贵者，或是憎恨被他制作的弓箭所伤的人吗？不是，其实就是受职业所驱使罢了。所以当今那些志向高远的有识之士们，学了纵横之术，就惟恐天下不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人之常情、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但是，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策、法律都有其不足，当弊端发展到极致时就会出乱子。难道非得等出了乱子，才设法去补救吗。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与前朝完全同制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完全是为了革除前朝之弊端。所以不同的朝代，虽然城郭、阡陌、山川、江河的变化不会很大，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每代帝王的名号却肯定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而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国家当时的具体状况所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慑的手段；强国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

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像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用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统一的。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革除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卷 一

大 体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能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



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官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官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已有者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当的手段治理国家，以智谋诡计进行战争，以无为来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君王应该以能善于使用臣民为能事；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本事。”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各尽职守，各诸侯国自守所封疆土，廷三公总理朝中大事，那天子就能很轻松地统治国家了。”怎样证明其正确性呢？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君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了解这九个人各自有的才能，量才使用，人人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韩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因此我才能拥有天下。”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

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正是因为有以上这些不同，所以君王才能统辖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善用是为君之道；善于处理复杂实事是为臣之道。无形的神是有形万物的主宰；无源头的东西，却是世上一切事物的本源。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的人就会弃君王而去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先王知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为君之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

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原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译文】

不懂得为君之道的君王就不同了，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做，不能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弃君王而去，有本事的人只是丧失了获取功名的机会，而国家将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君王应当知道怎样去为君，臣子应当知道怎样去为臣。言而有信是为臣的准则，君王却不必



拘泥于此。”《尸子》说：“举荐贤能是为臣的工作；善用贤能才是君王的事情。”]

【原文】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功，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康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于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译文】

商汤、周武一旦灭亡了夏桀、商纣，占有了夏、商的全部财富，把土地封赏给各诸侯，举国上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把财宝赏赐给有功之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使官吏富有，而即将亡国之君则将财富塞满自己的府库于箱柜。这就是所谓的上溢下漏、上富下穷。荀子又说：“君王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诸侯不应讲求自己的利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也同样爱财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